



117
175
54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四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

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燕於見反

鄭氏康成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孔疏

諸事遂至於禮

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

不徧也

女上首汝後同語魚據一及下同徧音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居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

起也。孔氏穎達曰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汝等恆

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方氏慤曰周言其不

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陳氏澥曰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

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

逆子曰給奪慈仁

中竹仲反下同給音急又其劫反下同

正義

鄭氏康成曰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特

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

孔疏子貢問禮辨而不讓夫子因感喻之

案先問不可謂給恐是因子貢能言故以喻也

孔氏穎達曰言不中禮則

於事為失野謂鄙野恭謂便辟足恭捷給之人貌為恭

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亂真慈仁也。方

氏慤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

欽定禮記義疏 卷之四
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爲首。子貢爲次。言游爲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爲越序也。馬氏晞孟曰。恭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也。陳氏澔曰。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唯足恭便佞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

恭主容。敬主事。心主於事。則或疎於禮。故謂之野。勇亦在任事上見。勇在直前。不顧尊長。故謂之逆。所謂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也。再記子曰。語已絕而復言也。後放此。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食音嗣

鄭氏康成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

師於事敏疾。商於事遲鈍。案朱子論語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不止。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敏鈍不同而已。

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輿濟冬涉者。而輿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孔疏約孟子文。孔氏穎達曰。此明不中禮之

人。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

周氏諤曰。子張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吳氏澄曰。卜商不在坐。而並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

反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師商兩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有不及。故並言之。

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而文特詳。疑脫簡在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鄭氏康成曰。禮乎。禮。惟有禮也。馬氏晞孟曰。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所

以制中。吳氏澄曰。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三人皆受中於天。而所稟有過不及。惟禮為天理之節。文以禮制之。而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斯皆可以至於中也。

禮論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說禮之事。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

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餘 食音嗣

正義 鄭氏康成曰。領猶治也。好善也。孔氏穎達曰。子

游問禮之為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語辭。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馬氏晞孟曰。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愛。故於禘嘗言昭穆。

饋奠之禮。始死者之與也。始死而致死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功則壯者有以勵習鄉尚齒則少者有所讓。所以待鄉黨者盡矣。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所以待賓客者盡矣。應氏鏞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劉氏彝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吳氏澄曰。上言

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姚氏舜牧曰。領惡而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往而不爲仁矣。

存鄭氏康成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孔疏。明此鬼神是人之鬼神。非易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孔氏穎達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

案此惡字。只就過不及說。領惡全好。緊承中字言之。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程子曰。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舉天地人鬼之交接。總一吾仁之周流。痿痺之患無有矣。鄭孔訓仁作存。其說近繫。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

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長竹

丈反後皆同量音諒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孔疏。三者於已

最近昏禮。二族之不虞。鄭注。二族。父昆弟。已昆弟子昆

弟。以期喪廢昏。故舉三者言之。與此異也。方氏慤曰。父子合尊卑。兄弟合長幼。夫婦合

內外。為三族。或曰。三族。即三黨。凡言得者。得灋於禮

也。量豆區斗斛也。孔疏。左傳云。四升為豆。注云。四豆為

十斗。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孔疏。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

及獻所宜也。孔疏。周禮。獸人。春獻狼。夏獻麋。秋冬獻鹿豕。式謂載也。所載有

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孔疏。辨說。詩書禮樂

不乖事。體尊卑異而合同。孔疏。若長官與屬官。尊卑異。之義理。體尊卑異而合同。而共掌一事。陸氏田曰。若

宰相不親。小事之類。孔氏穎達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

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

所用有功諸事。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

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族屬也。度。謂制度。高下

大小。得禮之度數。象。謂灋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

得其禮之灋象。故易傳云。以制器者。尚其象。節。謂樂曲

之節。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

得其哀情。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萬事。皆

有上下。居處有禮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閨門有禮也。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朝廷有禮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獵有禮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軍旅有禮也。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尚功之日。故於軍旅言之。宮室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圓其形。動以天。內方其

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於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於下。大者爲鬲。弁者爲甗。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其器疏以達者象春。高以粗者象夏。廉以深者象秋。閔以奄者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止以量。鼎爲言者。量爲器之大。鼎爲器之重。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可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樂得其節也。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此

降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之類。政事得其施者。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灋於官府之類。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以禮加於身。錯於前。無所不用禮。故用皆得其宜也。馬氏晞孟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

藏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加於身。而錯於前。凡動無不宜也。陳氏澔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郊社嘗禘。舉上最重者而申言之。居處以下。又舉上所未及而廣言之。所謂周流無不徧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

多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治直吏反，下其治，治國直。同相息亮反，俛勅良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

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衆倡始，無以合和衆。孔氏穎達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即事之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方氏慤曰：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合。經曰：禮為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

禮。陸氏佃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吳氏澄曰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又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濶制。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女音汝。縣音元。闋苦穴反。籥音藥。中竹仲反。下同。還音旋。齊本又作薺。在細在私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四者謂金再作。升歌

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縣興金作也。孔疏謂金

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至主人獻賓賓

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為賓。故及庭

始金奏。若隣國君來。入門即金奏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孔疏案大

射禮主人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

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為主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

賓獻主君。故獻下。謂堂下也。夏籥文舞也。方氏慤曰夏

上君又作也。籥夏禹之樂

大夏也。文舞必執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

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

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孔疏主人

示賓

以恩情。賓示主人以敬情。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

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孔氏穎達曰。大饗謂鄰國兩君相見。縣興謂鍾磬與

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

下文既詳。故略之。入門而金作。覆釋前文。古之君子相

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

語而已。方氏慤曰。兩君相見。其禮大。若以饗禮養老。

與春饗孤子。則小也。象即詩所謂象舞。武即詩所謂大

武也。大夏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客之出也。猶歌以雍。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器之徹也。猶歌以振羽。見主之無斃。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示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吳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者。爲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卽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爲

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堂上。絃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迭興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次第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

通論 方氏慤曰。雍振鷺二詩。本以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者。此所以不同。陳氏祥道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爲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

通論 盧氏植曰。大饗有九者。揖讓入門。一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鄭氏康成曰。象武。武舞也。王氏肅曰。揖讓入門。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行中規。五。還中矩。六。和鸞中采。齊七。客出以雍。八。徹以振羽。九。孔氏穎達曰。鄭以獻賓樂作一。獻主君樂作二。升歌三。下管

四其餘五事。王與鄭同。皇侃以夏籥合下管爲一事。鄭不數夏籥。皇義非也。案周頌維清。奏象武也。又曰。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陸氏佃曰。九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熊氏云。勺。籥也。籥是舞勺。

前以仁言禮。已渾舉其全。此言禮猶有九。將析言其義之所該。不舉郊社禘嘗者。前已言明乎其義。治國如指掌。所謂盡其誠信。與其忠敬。順以備者。其義尤多可意會也。大饗有四舉。饗以例其餘。言饗以仁賓客。則觀之固可知仁。而析言其義。則示情示德。示事。又有其三。鄭注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但大饗有四。又言大饗四節。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是明以金作示情。升歌示德。下管示事。言矣。初不云大饗分九節也。孔氏不達其意。述盧說。王說見盧全異。王似可附合。遂言前四事。鄭與王異。後五事。鄭與王同。直誣鄭矣。六中規中矩。君子行

步之常。可分之以當大饗之五節六節乎。鄭注初無是說也。陸因鄭而加悞。分夏與籥爲二。又增入肆夏以足之本。經明云大饗有四。何嘗言大饗有九。更何嘗言大饗之禮用樂有九耶。釋經而忘經。益之繆矣。又案文王世子言下管象舞大武。此言下管象武。文稍略耳。非以象武爲一。且謂大武不舞。亦以管吹之也。且象文舞武武舞。不可混稱武舞也。玉藻言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在車聞和鸞之聲。此言行中規還

中矩。和鸞中采齊。互文見意耳。至於揖讓升堂。是兩君之升。升歌清廟。是樂工之升。初非謂兩君升堂時歌清廟。行。指賓出而奏肆夏。送之。客出。既登車而和鸞中采齊也。諸儒附會愈謬。

總論 應氏鏞曰。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所以爲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爲仁也。各因其言而

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不專以虛文為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

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孔疏明上從天子下

成證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孔氏穎達曰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

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樛素內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空虛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

陳氏祥道曰禮繁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君子循禮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

應氏鏞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爲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陳氏澔曰人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爲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

通論 陸氏佃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寬若禮好色則禁怨讟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讟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讟而不亂是也

存疑 鄭氏康成曰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孔氏穎達曰以前經大饗是諸侯禮樂之事故知此是申說前經

此節是另起泛說不粘諸侯。又案禮歸於一仁則禮固吾心自具之理而升歌下管雍徹用詩樂行之是詩樂亦即理之節而非有二也故君子行禮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爲之本無理不動也亦必有詩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作也不然不能詩則少溫柔敦厚之情而於禮亦拘固而成繆不能樂則少和順從容之意而於禮亦朴直而不文皆無節者也若夫薄於德則自絕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爲禮哉故曰於禮虛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鄭氏康成曰文爲文章所爲 孔氏穎達曰言能行禮全在乎人 馬氏晞孟曰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濼也徒濼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周氏諝曰文言也爲行也 輔氏廣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其不達於禮。孔氏穎達曰子貢

惟聞夔善樂不聞夔善禮故問夔窮於禮與。

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素與偏俱不備耳。孔氏穎達曰素

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為窮。夔禮樂兼有但特通

達於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賢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為古人與今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陸氏佃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耳。陳氏祥道曰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中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義子貢因子言不能樂於禮素思能樂而不能禮則亦

非全人。故以藝為問。但窮與達正相反。達者通之至窮者塞之至。藝於禮未達。容有之。而疑其窮。則不可。况藝為古之人。并未必不達於禮。不可輕議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女音汝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言禮樂足以為政也。錯猶施行也。

吳氏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而置之一處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

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復扶又反。大音泰。長竹丈反。



鄭氏康成曰：衆之所治，所以治也。衆之所亂，所以

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濫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孔疏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自目巧以

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孔氏穎達曰：力謂勉力，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由此禮樂之塗而出也。方氏慤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不必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

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衆之治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隅有奧則尊者所處而別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濃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爾。

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陳氏澔曰。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爲之。亦必有奧阼之處。此以下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又言禮之爲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

有異鄭氏康成曰。服體帶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

瑞應也。孔疏。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皆來爲瑞應也。

仲尼燕居

十四

服體者言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鄭孔符應之說非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矇音蒙

鄭氏康成曰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孔氏穎

達曰經中自目巧以上論禮樂之事質文沿革隨事變改自目巧以下論尊卑上下萬代恆行。吳氏澄曰言

三子既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去其蔽目之物然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

無倦而不藝一作衰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

言可灑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陳

氏祥道曰子夏始問為民父母之道繼問三王參於天地之德有為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閒音閑凱與愷同邱在反弟又作悌徒禮反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哉也。王氏肅曰五至五者相因自然而至。孔氏

穎達曰詩大雅洞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也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兆觀微知著豫知禍害使民免罹於禍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之福亦必先知之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呂氏大臨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葉氏夢得曰凱則強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弟則悅安而使民親之母道也。方氏慤曰五至內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橫於天

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
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
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也。輔氏廣曰：
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下萬物為一體
者不能。惟仁故可以作民父母。應氏鏞曰：父母之心
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疴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
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
故不善之幾微萌芽，稍觸於吾身，則吾已先知而知焉。

如此始無愧於父母之心也。

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謂之正。君子則推而致之，以
廣其克周之用。自其三代之正，不泥於迹，謂之無。君子則
施而行之，以運其務密之機。積於天下，正以滿其達之
量也。其稍有不序不和處，便是敗。五至終以哀，三無終
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處，非五至三無之外，別有一種憂
民之心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

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上二樂並如字塞音色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云耳

不能聞目不能見得之在心也塞滿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為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哀則能憂恤極於下故哀亦至焉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君民同有感之在於胸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由行五至之道 又曰已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已有好惡已

亦有好惡。己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己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己所欲與民共之也。徐氏師曾曰。五至之道。分而言之。則各造其盛而不同。序而推之。則互爲其根而不亂。姚氏舜牧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故云志氣塞乎天地。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秘而不得。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爲疲。便是樂至。

樂此而不爲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玷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寧。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爲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見。聽不可得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間。

樂人之立者。必憂人之不能立。樂人之達者。必憂人之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天下之未能徧。後日之未能保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爲量矣。哀卽喪也不見不聞。卽下無

體無聲無服也。言五至而三無已在其中。下因再問而申言之耳。又案五至至字。鄭訓至於民。王訓相因自

然而至。陳氏濬訓極盛而無以加。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無服之喪也。

其讀基宥音又。逮讀棟。選宜面反。匍音扶。又音蒲。匍音服。又蒲北反。

鄭氏康成曰。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呂氏

大臨曰。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欲通其倫類也。其詩讀為

基聲之誤也。逮逮安和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呂氏

大臨曰。逮詩作棟。言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棟之花萼光輝相逮。陳氏濬曰。棟棟盛也。則民倣之。

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孔疏詩。邶風。柏舟篇。仁人有

之。救之。調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調恤之。則民倣之。

此非有衰經之服。孔疏詩。邶風。谷風篇。朱子曰。宥宏深也。密謹

謚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言夙夜積德以承

藉天命者。宏深而靜謐。匍匐手足竝行急遽之狀。陳氏

手行為匍。伏地為匍。呂氏大臨曰。無聲者樂之道。無體者禮之

本。無服者喪之理。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

方氏慤曰。宥則寬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寬而致和。所

以為樂也。然深而能靜。則為無聲焉。有威可畏。有儀可

象。所以為禮也。然不可選。則為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

為喪也。然凡民而已。則為無服焉。輔氏廣曰。夙夜基

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

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吳氏澄

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

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也。

有虞鄭氏康成曰。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

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孔疏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基

始命信宥寬也。言文王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鄭意謀為政教。民得寬和安靜。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

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馬。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盡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孔氏穎達曰。子夏疑其未盡。故問之。孔子告以何為其盡。君子習之。猶有五種起發也。方氏慤曰。大言光輝於外。美言充實於內。盛言無以有加。盡言無有餘蘊。起言有加而無已。陸氏佃曰。猶有五起。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

董氏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為怨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

孫子

施並音異以豉反畜音旭許六反聞去聲

正義

鄭氏康成曰孔甚也

孔疏釋言文

施易也從順也畜孝

也。孔疏祭統云。孝者畜也。

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

使民之做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 孔氏

穎達曰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是從微至著也

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

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

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怨孔悲謂親族之內悲哀其處

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

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呂氏大臨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

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

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

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敬而肅則

無怠慢之容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然則雖曰無體

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

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祇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方氏慤曰。氣志不違。內無所戾也。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從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內恕孔悲。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馬氏晞孟曰。氣志不違。氣與志交。養於中。未至於既得。得者得中也。從從

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內恕孔悲。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故繼之以施四國。畜萬邦。陸氏佃曰。不違。德在我而已。既從。則有在彼者也。輔氏廣曰。不違。持其志無暴其氣。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既從。則養而無害矣。

鄭氏康成曰。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氏穎達曰。初言民不違君之氣志。二云氣志既得。言君之氣志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

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

樂無聲之樂。先儒之說頗異。夙夜基命宥密。鄭謂夙夜謀爲政教。是以政教爲君之命。故氣志不違。卽以民不違君言之。旣得爲君得於民。旣從爲民從乎君也。呂氏大臨謂不違者我與物不違。方氏慤謂內無所戾。陸氏佃謂德在於我。輔氏廣則直以持其志。無暴其氣工夫言之。似已。但樂由中出。則無聲之樂。斷未有舍其本而泛言君民者。故始卽以基命言之。蓋必保合天命之大

和。而後氣志之間無所乖逆。內無乖逆。而後事物各得其理。而後我之所順。人亦順之。而後日聞四方。和氣洋溢。至於天地萬物。感而太和。不過吾氣志之旣起。樂之成原。如是其靜謐也。若夫禮則自外作。故始卽以威儀言之。遲遲和爲貴也。翼翼禮節之也。然制乎外者。正所以養其中。與樂不同。爲斯須不可去乎。故中言日就月將。乃終以施及四海。禮之成遂。如是其廣大也。喪則一仁之周流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惟以己度人。而見其

孔悲耳。由此而四國而萬邦。仁益廣也。至是而內怨者不待勉強也。德純則自如是已。且施于孫子。仁愈遠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為問。而孔子遂歷以詩語之。咏歎淫泆。意味深長。使人感發興起。有不能自己者。此之謂五起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參音駮。勞鄭讀去聲。今如字。覆敷救反。齊鄭上讀。躋下讀。齊今上如字。下讀。躋子兮反。假讀格。祗諸夷反。案今本謂參下無於字。

鄭氏康成曰。三王。禹湯文武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帝。天帝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孔疏。釋詁文。九圍。九州之界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於無私之德也。

孔氏穎達曰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方氏
慤曰天立乎上地立乎下人立乎中所謂參也立德以
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
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
體則止以天地為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以日月
也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
矣為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苟
有私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朱子曰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
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
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使之為瀆於九州也

齊鄭氏康成曰勞勞來案孟子勞詩讀湯齊為湯躋

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式用也此詩云殷之先君為政
不違天命至于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
日莊嚴其明道至于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
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孔氏穎達曰湯降下賢士能

速疾不遲。假暇也。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
舒緩也。嚴氏粲曰。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
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其昭
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于得天。付之悠悠也。

詩義則朱子與諸說盡矣。但此引以証奉三無私。則
所謂帝命不違者。天之無私也。湯與天齊。湯之奉天無
私也。蓋人有私則有違。天無私故命於物者皆不違。易
所云物與无妄也。人一有私即與天地不相似。惟湯之

無私與天齊一。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似如此說乃切
合言不遲。又言遲遲者。不遲克己之勇。所以致其決。遲
遲達天之養。所以俟其化。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大王之德節。論三無私之事。
並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
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霆音
廷

鄭氏康成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效灋。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神氣。謂神妙之氣。霆。雷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灋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

雨不偏屬於地。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呂氏大臨曰。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猶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方氏慤曰。四時以風雨霜露爲之用。庶物以神氣風霆爲之體。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

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陳氏澥曰。上文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徐氏師曾曰。天以氣運於上。故氣一伸。而物無不生氣。一屈。而物無不成。天道至公之教。由四時見之。地載神氣。其始也。承天而生。其終也。代天而成。地道至公之教。由載神氣見之。

案上文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此天地無私之德。所謂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刑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神氣也。政教

恩澤。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高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者市志反翰明旦反徐音寒

釋鄭氏康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甫及申。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

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無私之德。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孔氏類達曰。此明周文武之德。清謂清靜明。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其身。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詩。嵩高篇。美宣王之詩。張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耆欲猶言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呂氏大臨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陳氏皓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也。徐氏師會曰。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本源澄澈。物不能淆。清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所謂至誠如神也。此無私之用也。

百篇鄭氏康成曰。耆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

山川爲之先出雲矣。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朱子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此語却是竊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

辨正

孔氏穎達曰：甫，甫侯，謂呂侯也。鄭注禮時，未見毛

詩傳，後箋詩乃得之，故與禮注別也。邵氏困曰：耆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獨孔子閒居言之也。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與舊耆欲。

案天地無私，故清明在天地；聖人無私，故清明在聖人。

由是志氣之動，亦如風霆之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耆欲，甫祈至是，而聖人開之物先應之。如天將降時雨，而山川先出雲者然。引詩只以証天人相應之理，並不重將王天下而生賢才意。而說者且謂宣王時生申伯，亦文武積德所感，不太迂乎。

總論應氏鏞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實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為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

德也

弛式氏反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三代以其無私

故令聞不已三代之所以王天下者必祖父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天子謂宣王此記則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故云三代之德詩亦江漢篇弛本文作矢陳也此云弛施也言大王弛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居豳而狄人侵之不忍鬪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而王業起焉故云大王之德

通論

孔氏穎達曰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為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惟殷周以戰爭而取

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也。

案明明正所謂清明在躬也。又獨舉犬王者。以犬王之不隕厥問。尤可見文武之王必先其令聞處。且以明三代之王。以文德不以武功。恐人疑湯武之得天下以征誅。非無私也。弛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証。可見禮樂之原。一無私之德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居蹶

衛反又音厥

正義鄭氏康成曰。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姚氏舜牧曰。負牆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也。與循牆而懼意同。

天下恐其有私故也
明明正所謂清明在躬而天下歸之者以大王之
不問其間可見文武之王必非其合稱處且以明三
代之王以文德不以武功恐人疑湯武之得天下以征
誅非無私也地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証可見禮樂
以承之也與斷辭而對意同

與必來者 與必報外曰負辭而立者聞此辭而羞也

與必報外曰承奉承不夫創也鼓負辭者復問意

